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卷十八至二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錫

書傳卷八

宋　蘇軾　撰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咨嗟也盤庚陽甲弟湯遷于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而盤庚遷于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而小人懷土故不肯適新居

率籲衆慼出矢言

籲呼也矢誓也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告誓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祖乙既宅於耿耿圮
欲遷而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然民終不能相
救以生乃稽之卜曰是圮者無若我何我先王自湯
以來奄有五服以謹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
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其斷棄我命况能從先
王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木之蠹病者雖勤於封殖不能使復遂茂顛仆也既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蘖也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教也由乃在位者教自有位而下也箴規也服事也瞍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服正

法也令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教于民者乃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

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而已

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謀自抑黜其心無傲無懷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此篇數言用耆舊又戒其侮老成以此推之凡不欲遷者皆衆稱且狂也盤庚言非獨我用舊先王亦用舊耳豈可違哉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為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出其肯數

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吾布告民以所修之政無所隱匿是大敬民也言之必可行無過也是以信而變從我也逸過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險者利口相傾覆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巧言之入人如水之漸漬如病之自肌理入也是之謂膚今汝聒聒以險膚之言起信于人將誰訟乎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猶詩曰遂荒大東書曰予荒度土功也含容也逸過也言汝妄造怨誹若非我自廢此德以遂其事但汝容使汝不惕畏我則我亦不仁矣如觀火作而不救能終不救乎終必撲滅之容爾而不問能終不問乎終必誅絶之不忍于小而忍于大則是我拙謀成汝過也作成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網無綱縱之亂也農不力穡安於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戎大也毒害也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茍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施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汝自

得衆而多助豈復畏從我遠遷之大害乎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畆越其罔有黍稷

昬强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善也奉承也恫痛也汝今所施乃惡也非德也當自承其疾痛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

之命

憸民小人也小人尚顧箴規之言小人違箴言其禍

敗之發有過於口舌之相傾覆矧予制汝死生之命

而敢違之乎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恐動沈溺于衆人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

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我其敢動用非法之罰於其子孫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古者功臣配食於大烝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

孫也然爾祖與先王同享於廟能作福作災者吾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於其子孫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志所射表的也射而無志則孰為中孰為否王事艱難當各分守無為浮言當若射之有志後有以考其功罪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汝無侮老弱幼各為久居之計無有遠邇惟予所謀

是從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有罪不伐則人將長惡不悛必死而後已故我薄刑

小罪者以伐其當死者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

惟致告

國有不善則我有餘罪矣爾衆當盡以告我佚餘也

致盡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度法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

作起也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褻慢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古者謂過曰浮浮之言勝也以敬民故民保

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先王以天降災虐不敢懷安其所作而遷者視民利而已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我古后所以敬汝使汝者喜與汝同安耳非為有咎

之日使汝同受其罰也

予若籲懷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以名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我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困病也鞠窮也汝不憂我心之所病者乃不布心腹

敬念以誠動我但作怨誹以自窮苦譬如臨[一作流]水

具[一作乘]舟能終不濟乎無遲留以臭敗其所載也

爾怳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爾誠不能上達也但相與沈溺莫或考其利害者自

怨自怒何損於病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策以慮患則是勸憂矣勸憂猶言樂禍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不誅其長有令而無後汝何以生於民上乎

今予命汝一

命汝一德一心也

無起穢以自臭

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出怨言者或愚人為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

身以為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予故導迎汝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哉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爾之先祖有勲勞于湯故我大進用爾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也崇大也汝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以我為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

疾曰曷不曁朕幼孫有比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比同德也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非獨先后罰汝也汝有失德天其罰汝汝何道自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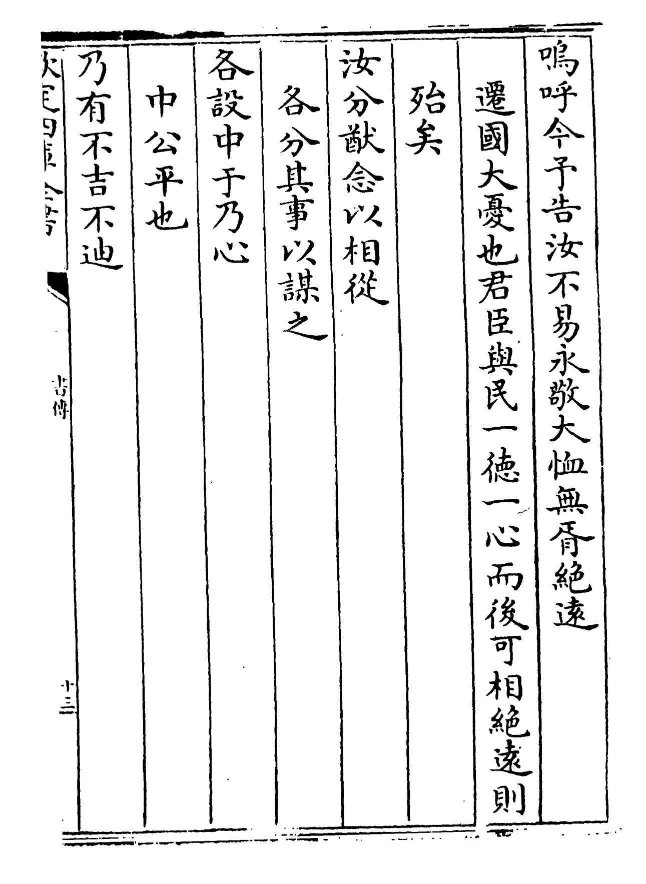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則象也汝同我養民而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故為鬼神之所斷棄也

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猶言亂臣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之謂也春秋傳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鄭子産曰我先君威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

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寳賄我勿與知蓋遷國危事也方道路之勤營築之勞寳賄暴露而貪吏擾之易以生變故於其將行先盟之鬼神曰凡我亂政同位之臣敢利汝貝玉則其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不獨如此而已王亦自誓于衆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寳丁寧如此所以儆百官而安民心此古者遷國之法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

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絶遠則殆矣

汝分猷念以相從

各分其事以謀之

各設中于乃心

中公平也

乃有不吉不迪

不吉凶人也不迪不道者也

顛越不恭

行險以犯上者

暫遇姦宄

刼掠行道為奸者也

我乃劓殄滅之

輕者劓之重者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遺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

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郊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祭勉立此大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

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

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古我先王將求多於前人之功故即於高原近山而居而天降此凶災之德我先王不即遷者嘉與汝民共施功於我舊邦而民終不免流離無所定止我豈無故震動萬民以遷哉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濟及我家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當及此時敬承上帝恤民之命以永居於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沖童也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飾也我非敢不與衆謀但至用其善者自遷至於奠居無所不用卜以

大此郊廟朝市之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閔也

予其懋簡相爾

擇賢以助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

肩任也不任好貨之人也敢果也恭者必慎果於利慎於厚生之道也鞠人窮人也謀人富人也富則能謀貧富相保而居各以其敘相敬也此教民厚生之道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若順我而遷者也否不順者也

無總于貨寶

總聚也

生生自庸

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

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傅巖之野在虞虢之間

王宅憂諒陰三祀

諒信也陰默也居憂信任冢宰而不言

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明哲實作則

自知曰明知人曰哲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式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也武丁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武丁自信可也天下其孰信之故三年不言既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

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彊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傅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肖似也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蓋非直以夢而已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

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渴其言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憒眊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跣不視地為棘茨瓦礫所傷人所不畏也君子為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謀之不審慮之不周以敗國事如跣不視地以傷足乃所當畏也

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絶人之謀令其所以復於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

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逸樂之哉將使濟已也此所以

為天道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

惟口起羞

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

惟甲胄起戎

春秋傳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無故而好甲兵民疑

且畏致冠之道也

惟衣裳在笥

笥也篚也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以貢曰篚以賜下曰笥趙簡子曰帝賜我二笥衣裳不藏之府庫而常在笥以待命而賜有功勸其不忘於進善也

惟干戈省厥躬

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是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

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

小人有寵則慢其君故啓寵則納侮之道也

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不醇則駁雜之政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顔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其語不同此所謂立言者也譬之藥石米衆天下後世其皆

以籍口令傅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人至于今誦之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之祀豐數于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可服行也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若或一道也武丁為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濵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其政者

故相説也舊説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為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為遁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遁又以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豈必即位而後師之哉若武丁遁而復立不當云暨厥終罔顯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礪切磨已者也舟楫濟已者也霖雨澤民者也麴糵鹽梅和而不同者也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説既勉王以學又憂其所學者非道也故曰惟學遜志遜之言隨也隨其所志而得之志於仁則所得於學者皆仁也志於義則所得於學者皆義也若志於功利則所得於學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飾非辯足以拒諌皆學之力也敏於是則隨其所修而至矣故必先懷仁義之道然後積學以成之

惟斆學半

王者之學且學且教既以教人因以修其身其功半

於學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積善如長不自覺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王曰嗚呼説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

惟人良臣惟聖

以良臣惟聖猶以股肱惟人也

昔先正保衡

伊尹亦號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肜日高宗之訓

此一篇亡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

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

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雊雉號也格正也典常

也乎信也司主也胥嗣也昵親也繹祭之日野雉雊于鼎耳此為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以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儉於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傅說祖已皆先格而正之祖已之言曰天之監人有常義無所厚薄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以中道自絕于天也人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

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王孰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此理明甚而或者乃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無過此乃諂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為五行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雊雉足矣而孔子又記其雊於耳非以耳為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

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於此予不可以不論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

咎惡也

周人乘黎

乘勝也黎在上黨壺關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祖己後也受紂也帝乙子西伯文王也戡亦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人至於道為格人其言與蓍龜同也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

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

天棄我故天地鬼神無有安食於我者不虞天性者

父子之親不相虞度也不迪率典者五典之親不相

道率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

台

摯鷙也言天何不摯取王乎今王無若我何民不忌

王如此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已令汝罪之聞於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已之命耶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於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予乃令知之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紂兄也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致成其法度以陳示後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相師於非法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吾家之耆老知紂之必亡而遯于荒野者多矣今爾無意告教我其若顛隮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不畏其可畏乎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用器也盜天地宗廟之牲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言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讎而聚斂之以此為治

力行不怠皆名敵讎之道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瘠病也君臣為一皆病矣無從告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商之有災而未亡也我起而正之則受其禍若其既

已也我又無與為臣僕者此所以佯狂而為奴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自靖

靖安也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

人自獻于先王

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為續先王之

國箕子以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

我不顛行遯

不念與汝皆行也

書傳卷八

書傳卷九

宋 蘇軾 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於商而歸至十三年乃復伐

商叙所謂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之事也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為一年言之疑叙文有闕誤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

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為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為紂惡者湯之孥戮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或曰武王觀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悛若其悛

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攺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為二王後也以為武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安居自若也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盗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均以德德均以義則知勝負矣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

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

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

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

剝喪元良

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於帝乙未即位之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為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

賊虐諫輔

比干也

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

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

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性情治

其夢不亂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

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名公畢

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括孔子曰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人之中雖有周名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

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

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為之湯不媿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

勗勉也戒民無輕敵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

畏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

天有明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五常五典也狎侮五典以人倫為戲也

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痡病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滋廣也言止取紂也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

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猶有勝負之憂為文王蓋是以先王重用兵也

牧誓第四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春秋晉與楚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

人克紂者其徳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在朝歌南

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

黄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為儀耳故左杖黄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説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為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曰逖矣西土之人

逖逺也

王曰嗟我友邦冡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不必備或三公兼之

亞旅師氏

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春秋傳楚𩚵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也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葢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幵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聚微闕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昬棄厥肆祀弗荅

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荅

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母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胤不以道遇之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伐擊刺也

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紂師能來奔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朂哉夫子爾所弗朂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歷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歷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絶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於此示天下弗服

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勢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以兵雄天下殺世主而代之雖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用之紂子且用况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

故從亂如歸知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慙德令諸侯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慙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不偃武之過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

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封后稷於邰公劉后稷曾孫鞠之子太王后稷十二世孫公叔祖類之子謂古公亶父也其子王季謂季歷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歲改元九年而崩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有道指其父祖也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聚鳥獸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

謂亂臣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不取

者謂其應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列爵惟五

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爾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以謂周衰諸侯相并自以國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為此説獨鄭玄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

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諸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其之妄也而近歲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為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附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予專以書孟子王制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

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傳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卷十

宋 蘇軾 撰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大法也武王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

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為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於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為箕

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叙書之意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

騭升彛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而通之以交於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為巫史矣故堯命重黎絶地天通惟達者為能黙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騭

君子而不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故武王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箕子乃言曰

乃言曰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後對也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汨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斁厭也執一而不知

變鮮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慾不行焉可為難矣好勝之謂克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圮族楚詞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逹其終而伏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其敵死知帝之震怒也舊說河出圖洛出書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其傳也尚矣學者或疑而不敢言以予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

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

豈可謂無也哉

初一曰五行

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

嚮趨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五行生數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

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

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

直為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於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視聽言思之具中有知而外有容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已而乃有思何也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僩僩而就之舉跽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言語以達其意故

言從者次之於是始有識别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於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矣故視明聽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而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乂視明而不為色所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為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而為聖人之具也聖人以為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

威儀也故貌為木而可以治雨金之聲如人之有言也故言為金而可以治暘火之外景如人之有目也故視為火而可以治燠水之内景如人之有耳也故聽為水而可以治寒土行於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如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為土而可以治風此洪範言天人之大畧也或曰五事之叙與五行之叙異葢從其相勝者是殆不然聖人叙五事專以人事之理為先後如向所云者其合於五勝適會其然

耳從而為之説則過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賔八曰師

食為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以事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後可教既教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矣然後治諸侯治諸侯莫若禮所以賔之者備矣而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賔而後師

四五紀一曰歲

歲星所次也

二曰月

月所躔也

三曰日

日所在也

四曰星辰

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行也

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五曰歷數

以歷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為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列而為五哉予以是知歷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百六之類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五皇極

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至

而無餘謂之極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道有進此者乎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過猶不及學
者因是以謂中者過與不及之間之謂也陋哉斯言
也瞶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之官廢則粗微之制
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微之間而後
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幾矣
皇建其有極
大立是道以為民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于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

安錫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自棄於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謀慮者也有為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

皆可與作極者也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未麗於惡者汝則受之勿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偽未可知汝則錫之福則人知為善之利斯大作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利不在於為善矣人之有能有為皆得自進而邦乃昌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既富而後為善者汝知其不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禄也汝見正人而不能進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此正人亦或去而

為惡也于其無好德者所謂淫朋比德自棄於邪者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硜硜者之所大笑也歟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於進人無所留難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材其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

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昔常衮為相艱於進人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朞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其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甫與贄真可與論皇極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

作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

禹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

皇極之敷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

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數言者其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燮和也過彊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順者則以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地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

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

上九亢龍有悔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

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頒示民用僣忒

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為天下則既陳天地君臣

剛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

戒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乃命卜筮

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曰雨

其兆如雨

曰霽

如雨止

曰蒙

如蒙霧

曰驛

兆絡驛不相屬

曰克

兆相錯入也

曰貞曰悔

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者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占也於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變者皆占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既立此人為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從衆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

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與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貌木也其徵為雨言金也其徵為暘視火也其徵為燠聽水也其徵為寒思土也其徵為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為春春多雨故雨為貌徵金為秋秋多旱故暘為言徵火為夏夏多燠故燠為視徵水為冬冬多寒故寒為聽徵土為四季而風行於四時故風為思徵箕子既叙此五徵矣則又有曰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

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貌不肅則狂

曰僭恒暘若

言不從則僭僭不信也

曰豫恒燠若
視不哲則豫豫淫樂於色也
曰急恒寒若
聽不聰則曰急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思不睿則蒙蒙暗也
曰王省惟歲
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

當任五曰歷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而不兼有司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俊

民微而家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為國休戚庶民之能為君禍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作德心逸日休其為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六極

極窮也

一曰凶短折

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多疾病

三曰憂

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醜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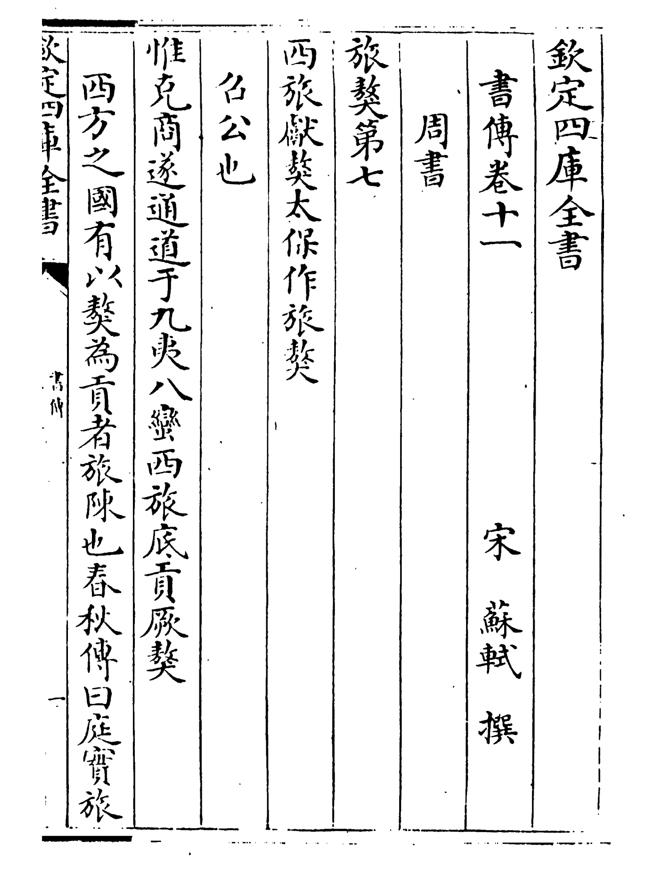
六曰弱

尫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略也必曰何以致之則過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一篇亡

書傳卷十



書傳卷十一　　宋　蘇軾　撰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召公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西方之國有以獒為貢者旅陜也春秋傳曰庭實旅

百尺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況諸夏乎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君使臣以禮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小人學道則易使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以聲色為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
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民爭為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
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
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於王乎周穆王得狼

鹿爾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
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猶言不懌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太公召公也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

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為功

功事也

為三壇同墠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植置也秉執圭

史乃冊祝

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

天以旦代某之身

某發也丕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欲取其一壯大子

孫者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於事鬼神為宜乃元孫材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能以王天下為宜死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為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

為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
者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
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
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

三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縢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王翼曰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

崩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衆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豳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比管蔡之害王室及成王也

王亦未敢誚公

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

冊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啓此書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

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

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尚在東也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郊告謝罪也

天乃雨反風

雨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熟

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

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

未易盡廢也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謀也越及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

有能格知天命

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冲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不能至於知人迪哲以安民者况能至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矣令予但求所濟而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

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絶殷故使之叛也

寧王遺我大寳龜紹天明即命

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為武王舊説以為文王非也曰前寧人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予不敢隱閉用武王所遺寳龜卜之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此寵所以告者也

越茲蠢

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

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叙葢天降威亦

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

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獻賢也敉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害澣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敬事脩已以正之不

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卬我也毖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信動鰥寡哀哉然予為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衆人義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

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玆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我大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礙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於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子乃不肯為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王又以農喻也菑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
基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厮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
父兄緻抑助其子緻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
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

衆人孰當助予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助父而助予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

知矣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今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强大之鄰相伐于厥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不問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其敢不盡力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

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幷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莽

所以作大誥也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者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

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作賓于王家

二王後容禮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齊肅也史記幼而徇齊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

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歸之

肅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服章命令也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成湯也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永綏厥位毗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盖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弘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頴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篇亡

書傳卷十一

書傳卷十二

宋 蘇軾 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叔封文王子封為衛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

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

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
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
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爲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
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
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

威威顯民

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敬鰥寡而治强

禦也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

怙恃也冒被也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

民與國皆敘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勗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文武之澤乃得列為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遹循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耇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以居已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前古先哲王之道以安民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既求古聖賢以弘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綽綽然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庇民之大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疾也常若有疾痛在身不忘治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乂民

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可必矣民歸有道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恃以安者小人也故盡心於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豫以遠小人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服事也弘廣也應者觀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衛之

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

之國有新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廣

天子之意觀民設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

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初天命蓋岌岌矣黜殷而

封康叔天命乃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也惟終成其惡非詿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為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為

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為喜怒而出入其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為之歟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於乙之謂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

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不可赦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災適爾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真可赦也末世法壞違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況使諸侯自以向背為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鬬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愍者赦過失殺雖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皆云既殺豈非小罪殺

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為小罪也所謂既道極辜者是人之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為盜者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所謂盡道也予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為口實故具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

如此則刑有敘也

時乃大明服

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惟民其敕懋和

敕正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

刑人殺人

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劓割鼻刵割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劓刵亦如此其文略葢因前之辭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德為内政為外臬閫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為限節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司專也專師此則殷罰有倫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為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終無生道乃可殺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汝陳此以限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次就也

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常自以為不足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越顛越也暋强也

罔弗憝

憝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為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

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子也我

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於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辟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怨疾至於賊殺而已後雖大憂戚痛傷之民不幸也舜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寛寛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别惟外庶子訓人

禮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正人官長也諸節諸符節之吏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汝既不由凡道諸臣等又各出私意以布教令要一

切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之矣

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也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至於小臣皆為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兹義率殺之致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居敬而行寛裕先法文王之所敬畏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緩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哉民之迪於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作求者為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

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
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為而
莫之道則是民為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於
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

已有也已且不能有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為千里況其顯聞於天者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

敏德

非謀不與衆謀者也非彝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彝事之危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疵亦不汝遠絶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無自絶天享也

明乃服命

明汝車服敎令

高乃聽

聽於先王為高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

民世享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沬也詩所謂沬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

湎於酒故以酒戒

乃穆考文王

文王於世次為穆

惟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少正官之副貳也

朝夕曰祀茲酒

朝夕敕之惟祭祀則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行於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作酒者本為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彝常也有正有所繩治也有事有所興作也有正有事無常酒容其飲於燕閒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耈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玆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玆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脩農事也洸腆逸樂之狀也脩進也羞耇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副也惟曰我民迪於小子之教懷土安居啇於用物其心無惡以聽祖考之訓小大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繼其上之事或大脩農事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洸腆自慶則汝民可以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常有則於内以察物至又有耇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

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汝小子乃為王正事之臣亦為天所順予元德之君永世不忘矣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絶之雖聖人有所不能故獨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徂往也我西土邦君輔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於其

御事小子尚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

民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皆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於御事之臣所以輔王者皆恭敬不敢暇逸況敢聚飲至於外服諸侯内服百僚皆服事其大臣至于百姓大族居于閭里者皆不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以助上之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祗厥辟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今後嗣王紂也祇適也盡痛也紂酣樂其身命令不下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德適足以為怨仇之保未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湎不少休息其心為酒

所使忿疾彊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醟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罹乎言與紂俱死也天不開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放天之降喪於殷無所愛憫者皆以其逸非非天之虐殷人自速其辜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安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劼固也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矧大史友内史友

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及汝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𠛬惟爾事服休服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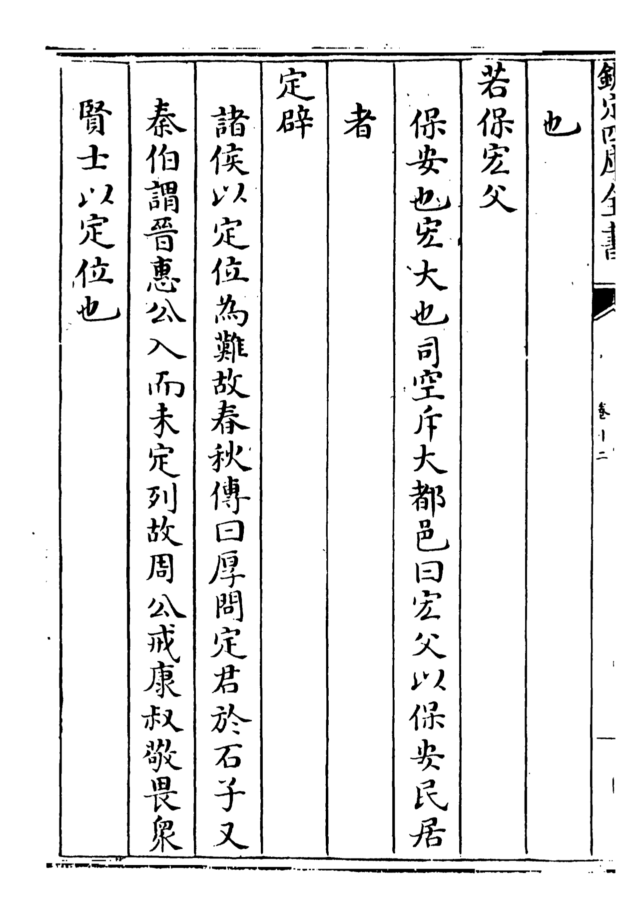
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為事者也服采以事為事者也

𠛬惟若疇圻父

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討閒寇敵者眥誰曰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敷五敎曰農父去良最近



也

若保宏父

保安也宏大也司空亓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者

定辟

諸侯以定位為難故春秋傳曰厚問定君於石子又秦伯謂晉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衆賢士以定位也

剟汝剛制于酒

酒非剛者不能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

民夜相過者輙殺之可乎舊說以為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於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為他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公特言殷者蓋為妹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沉湎而況民乎故凡湎于酒者皆可教不可殺不分殷周也有斯明享者哀敬之意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不知恤此不潔治其事則是陷民於死同於我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

既常聽用我所畏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沉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以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書傳卷十二